

试论阿古登巴的故事

发布日期：2007-11-26 作者：祁连休

【打印文章】

阿古登巴的故事，是以农奴阿古登巴这个中心人物贯穿起来的一系列藏族讽刺故事的总称。这些故事，广泛地流传在西藏以及四川、云南、青海等省的藏族聚居区，颇受群众喜爱。

“阿古登巴”是藏语的译音。“阿古”是人们对长辈的称呼，通常译作叔叔。“登巴”是他的名字，意为滑稽。如果把“阿古登巴”直接译成汉语，就是滑稽的叔叔。[1]据说阿古登巴实有其人。关于这点，各地的藏族群众，各有不同的说法。西藏日喀则、拉孜一带讲他是拉孜诺卓的人，诺卓地方至今还有阿古登巴故居的遗址和当地群众为他建造的纪念塔；而四川阿坝、西藏拉萨以及旁的藏族地区，也有说他是当地人的。历史上是否有过这样一个人呢？由于阿古登巴的故事过去一直是以口头形式流传，并无有关的文字记载，很难进行考证。人们那么传说，正好说明作为艺术形象，阿古登巴已经在藏族人民的心里扎下根了。多少年来他就仿佛是同人民在一起生活似的。藏族人民常常喜欢把他们当中的一些风趣而正直的人，或者是很能讲阿古登巴的故事的人被叫成“阿古登巴”。由此可见，这个艺术形象，这些故事在群众中的影响甚大。[2]

就作品的描述来看，故事的主角阿古登巴是个贫苦的农奴。和所有生活在领主庄园制的农奴社会[3]里的藏族人民一样，深受封建领主的压迫剥削。他老婆孩子一大家人，长年累月地缺吃愁穿。为了糊口，他不得不给领主当奴隶，过着牛马不如的日子。可是，阿古登巴机智有为，富于正义感，是个敢于同统治者、剥削者作对的硬骨头。所以劳动人民很喜欢他，时常津津有味地讲起关于他的故事。和广大群众的态度恰好相反，封建领主非常憎恨阿古登巴这个人物。

在藏族传统民间故事里面，阿古登巴的故事是一类社会倾向性鲜明，相当辛辣的讽刺作品。它的讽刺锋芒，一般都指向封建农奴社会的统治者和剥削者—官家(封建政府)、寺院和贵族三大领主。故事主角是封建领主的对头，农奴群众的朋友。在反压迫、反剥削的斗争中，像人们希望的那样，哪里有不平，哪里便有阿古登巴出现。据说有一天他路过一个寨子，见地里的两个奴隶累得都快断气了。傍晚，他装扮成大土官的管家，牵着一头挂上经布[4]的“神牛”到财主家借宿，讲好只要“神牛”安全过夜，愿出30两银子。夜里他将牛勒死，剥开丢在那两个奴隶睡的地方，还悄悄在他们身上涂满牛血。次日一早，他大嚷“神牛被人杀了！”财主慌忙赔出十条牛，并把“凶手”交给他处置。出寨子以后，他每人分给五头牛，让他们远走。就这样将两个奴隶救出火坑(《杀神牛》)[5]。在另外许多时候，阿古登巴又是以奴隶的身份出场的。主人叫他去耕地，他偷着把牛宰掉，说是耕牛钻进地狱去啦。主人要他一道去跑生意，他让主人丢了糌粑，买卖没做成，反而挨饿。阿古登巴处处惹麻烦来整治财主，从没给主人办过一件称心事。因此财主想打他、想把他害死，可是还没来得及下手时，他便先发制人，借故痛打主人，并且让主人堕入万丈深渊。被奴役的雇工、佣人，没有人身自由的奴隶是不会永远缄默下去的。故事主角的各种报复性的作为，即是那个时代被压迫者给压迫者的还击。

阿古登巴的故事还反映了藏族人民反对差役、债务，反对富商盘剥的意愿。封建农奴社会里的差役(地租)，是三大领主剥削农奴的主要形式。各种名目的差役、劳役，结成了一条冷酷的铁链，把劳动人民束缚在土地上，世代代为主阶级流血流汗。群众非常厌恶支差。长期以来，他们借阿古登巴的行动，编出不少反抗支差的故事。请看，《他正在生孩子》[6]给我们展示出一场抵制“不生不死”差[7]的斗争：财主把一头公牛交给他的农奴饲养，年终时他不但白白地将喂得很壮实的牲畜牵回去，还无理地要农奴交出60斤酥油。限期到后，阿古登巴挺身而出，把财主问得哑口无言，只好灰溜溜地走了。现实生活中的繁重的差役和劳役，自然不可能像故事里讲的那样，都一一给除掉。但人们这么讲，却很能煽动群众的抗拒情绪。这正是封建领主十分畏惧的。故事主角也时常打击狠心的高利贷主，帮助穷人勾销没法偿还的债务。在《绛拉的故事》[8]里，宗本[9]带他一同去要债收利息，过河时他故意落水，使一包借据变得模糊不清，无法辨认。在《借卓还卓》里，他在穷朋友们的协助下，以诙谐的方式抵消了自己欠寺院的小麦债。[10]当债主们见穷人一贫如洗，连高利贷也不肯发放时，阿古登巴又想出各种计策，从他们手里夺得酥油、糌粑，分给大家(《智取酥油》、《菩萨偷糌粑》[11])。领主不但以高利贷榨取穷人，同时又垄断商业，高价把货物摊派给老百姓，又贱价套购农牧产品，放肆地进行掠夺。然而一遇上阿古登巴，他们便难于得逞。藏族地区普遍流传《宝罐》这则故事：一个大商人瞧见阿古登巴有只不用火就能熬茶的“宝罐”，便连逼带诱地给买了过来。等他兴高采烈地拿到市场上高价兜售时，把“宝罐”敲破都不见灵验，当众丢丑，落得个财货两空。不独如此，在由《宝罐》和《割靴》、《撬石头》、《打喇嘛》、《守旗杆》等故事组成的《贪心的商人》[12]里，阿古登巴更让富商接二连三地挨打受骂，发泄了人们胸中的愤慨。

阿古登巴的故事，通过故事主角嘲讽和捉弄各级官员、大大小小的统治头目的行动，向维护领主阶级利益的封建政府提出挑战。例如，国王[13]任意摊派捐税，阿古登巴就积极出主意，跟大伙一道起来抵抗(《牧牛人不再缴奶税了》)。[14]有一次他到了萨迦，见法

王在岩上写着“我是萨迦班智达”几个大字，非常不满，便给改成“萨迦班智达哭”[15]。法王拷打他，他没屈服，夜里越狱逃走了（《斗萨班》）。

由上看来，阿古登巴的故事的确是一类社会倾向性鲜明，具有较为丰富的思想内容的讽刺作品。这类作品，借助主人公阿古登巴的活动，把人们带入了封建农奴制度下的藏族社会。从中我们可以见到三大领主对广大群众施行的残暴统治和迫害，以及他们用差役赋税、雇工盘剥、高利债务、商业讹诈等多种手段榨取和掠夺广大群众的血汗；也可以见到在这样黑暗、残酷、野蛮的社会里，广大群众的强烈的愤慨和不可遏制的反抗情绪。劳动人民创作和反复加工这些故事时，没有刻板地抄袭凄苦的现实，而是按照他们的愿望来描述生活，尽情地倾诉自己的感情。比如，他们要求免除差税，故事里就出现了《他正在生孩子》、《牧牛人不再缴奶税了》一类作品；他们渴望勾销债务，故事里就出现了《绛拉的故事》、《借卓还卓》一类作品；他们抗议财主敲诈雇工、佣人，故事里就出现了《三不会的雇工》、《给头人当娃子》[16]一类作品；他们力图惩罚权贵，故事里就出现了《领主挨揍》、《负心的商人》一类作品；他们不满宗教桎梏，故事里就出现了《升天的秘密》、《阿古登巴和害人的喇嘛》一类作品……诚然，当领主阶级的暴力统治仍旧相当强大的时候，农奴群众的自发反抗的结局往往免不了是悲剧性的。但是，这样的斗争表现在阿古登巴的故事里，却又是另外一番景况：善良正直的劳动者总是占了上风，他们对封建领主的各种大胆泼辣的作为博得热烈的赞赏；凶暴狠毒的统治者、剥削者受到尖刻的嘲讽和严厉的制裁，他们一切卑劣的行径都遭到了可耻的失败。在这里，我们能够真切地听到广大农奴群众反抗封建统治的正义的呼声。

正是由于阿古登巴的故事有了上述的那些基本内容，便使它成为与领主经济的上层建筑相对立的，富于进步意义的民间创作。这类讽刺故事的积极的社会意义在于它公开地蔑视封建农奴制度的道德秩序，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封建领主的气焰和威风，从而激励了农奴群众的反抗情绪，增强了他们的斗争信心。应该肯定地说，像那样一个政教合一的、统治森严的封建农奴社会，在劳动人民的创作中能够出现这类具有明显的揭露性和反抗精神的讽刺故事，而且这类故事又那样广泛地在各个藏族地区流传，是很值得重视的。

在传统的民间故事里面，差不多每个民族都创造了自己的一些机智有为的代表人物。而阿古登巴，则是表现旧时代的藏族人民的智慧和才干的一个生动活泼的艺术形象。

在僧侣贵族专权的藏族封建农奴社会中，领主阶级是灭绝人性的。广大农奴群众动辄就要被他们剜眼、割鼻、砍手、抽脚筋、挖膝盖，甚至会惨遭杀身之祸。然而生活在这样暗无天日的世界里，面对着凶残的封建领主，故事主角阿古登巴却没有屈辱求生，服帖地任他们奴役，而是起而抗拒，不断地跟他们作对，显示了农奴群众的反抗性和斗争精神。阿古登巴不仅敢于触犯领主阶级中的各种人物，并且能够针对不同的对象，遣用各种巧妙的办法来应对，使对方一败涂地，狼狈不堪。这便是农奴群众赋予故事主角的一个显著的特征。在同有钱有势的人物打交道时，阿古登巴眼光锐利，行动机警，常常揪住他们身上的这样或那样的劣性和弱点来击败他们。《宝罐》、《铜锅生儿》里的富商、地主睁着眼上当，《菩萨偷糌粑》、《财主老爷啃萝卜根》里的财主们丢掉粮食却有苦难言，不正因为故事主角击中了他们见财起意，贪得无厌的要害吗？在攻击封建领主的短处时，他还能够把握对方的癖好，揣测对方的心思，随机应变地施展对策，从容不迫，左右逢源。比方，在《卖磨刀石》[17]里，大商人吃了亏，要找阿古登巴打官司。阿古登巴知道富人们专会玩贿赂的花招，于是假装抢先行贿，便把大商人给吓跑了。在《三不会的雇工》、《给头人当娃子》里，阿古登巴就是趁骄横的财主得意忘形时，让他们应允了自己的条件，或者采取出其不意的行动，使财主克扣不成，反而白赔出一年的工钱。

在同封建领主进行斗争的过程中，故事主角一般都相当的机智、沉着。不这样，就不足以制服狠毒、奸诈的对手。因为，在某些场合只凭一时的机灵是可以应付的。但在更多的情况下，还得做缜密的谋划，并且要敏捷地行动，才能取胜。让我们稍微剖析一下《菩萨偷糌粑》这则故事吧。可以想见，假若阿古登巴夺得糌粑以后，仅仅用在菩萨嘴上抹糌粑粉这一着去迷惑财主，是难以封住对方的口的。财主之所以找不到漏洞，要紧的还在于阿古登巴事先做了一番精细的安顿。譬如，出发时他没糌粑可驮，便用两袋青稞壳来冒充。到庙里住下后，他悄悄把青稞壳倒去喂牲口，再将财主的糌粑装在空袋里（这一着财主怎么也想不到）。再有，开初他对财主说外地的粮食涨价后，立即回家烧树叶，烧得劈啪作响，也是别具匠心的。这么做，财主到他家门前偷听（阿古登巴料定财主会来），真以为他在炒青稞准备磨糌粑，才下定决心一道去跑生意。而且在庙里丢了东西，财主也不好怀疑他的那两袋糌粑的来历。可见阿古登巴在这件事上费了不少心血。类似的情况在其他故事中并不罕见。在《贪心的商人》里我们又见到，阿古登巴要狠狠地鞭答欺压穷人的贪财鬼，却不必亲自动手，而特意挑起他同喇嘛们的纠纷，叫他处处按照自己的安排去闯祸，弄得拉萨三大寺[18]吵吵不安；同时又借喇嘛的手来一再痛打他，自有一箭双雕的妙用。当我们介绍了这些故事以后，不可否认，故事主角阿古登巴的斗争艺术在当时确实是比较高的。但是，我们不能停留在这里，只是赞叹赞叹了事。我们还应该进一步了解，他对付封建领主的种种出奇制胜的计策，乃是创作这些讽刺故事的农奴群众，从自己的生活和斗争经验中总结和提取出来的。在领主阶级的各式各样的人物面前，要象故事主角那样应对自如，没有饱经风霜的磨炼，没有劳动人民特有的智慧和勇气，是很难办到的。

作为一个农奴形象，在故事主角的身上体现了劳动者的优良品德和情操。在许多故事里面，阿古登巴的爱憎相当分明。他对统治者、剥削者非常尖刻无情，对待穷兄弟却往往是满腔热忱的。从《牧牛人不再缴奶税了》、《绛拉的故事》、《帮助穷寡妇》[19]等作品中，可以见到他在对抗封建领主的时候，怎样主动地为农奴群众撑腰，冒着风险替他们奔波和操劳。他给大伙办事很卖力气，有时替旁人帮忙竟把自家的事情也误了。下面这则故事颇为有趣：一天清早，阿古登巴的妻子叫他去拾牛粪[20]，走过山头，碰见一帮偷牛贼正在分赃。他设法吓跑贼人，亲自将赃物送到丢牛的那位老阿妈家里。等他办完事后，人家早把牛粪拾光了。他只好提着空筐去见妻子（《惩罚偷牛贼》）。阿古登巴的各种侠义行为，实际上是旧社会里劳动者之间的朴素的阶级友爱的一种表现。因为他也受尽恶势力的凌辱，很能体谅群众的苦楚，所以才那样真诚地关心和扶助大家。另外，热爱劳动，善于创造，也是人们赋予阿古登巴的一个特征。他曾经苦心琢磨，发明了锯子，用以改造透风雨的房屋，使群众有了比较舒适的居住条件（《房子和锯子》）。他也曾巧妙地用一块石头

启发大家，使人们越发懂得了干庄稼活的意义。西藏农民耕过地总要放几块石头在田中央，据说就是为了不忘阿古登巴的教导(《登巴叔叔的宝物》)。在以反压迫、反剥削为中心主题的古登巴的故事中，这类作品的数量并不多，但蛮有意思。它们进一步揭示出故事主角的劳动者的本色，从而丰富了阿古登巴这个农奴形象。

以往，人们认为阿古登巴是个滑稽人物。如果并不抹煞他的阶级属性，首先把他当做一个农奴形象来看待的话，这种提法还是不无道理的。阿古登巴的确是个异常风趣的人物。在他的性格特征中，有锋芒毕露的一面，同时也有幽默诙谐的一面。他的幽默诙谐的气质，常常和谐地体现在他嘲讽和捉弄封建领主的锋芒毕露的言行举止当中。例如在《还有吩咐吗》里，财主要他把一块巨大的青石背走。明明知道是恶意刁难，他却满口应承了。他让财主杀牛，拿出来一根25丈的皮绳来捆青石。等到要财主替他背青石上背，财主叫苦时，他才反驳：“你掀都掀不动，我还能背走吗？”这样耐人寻味的还击手段，显然是富于智慧的农奴群众，直接从劳动实践中提取出来的。你看，故事主角的思维方式多么实际，多么朴素！也就在这样实际、朴素的考虑里面，非常自然地流露出他的诙谐的风趣，使人感到亲切可爱。假若不是劳动人民，怕很难有如此醇厚、清新的幽默感。应该承认，故事主角阿古登巴的幽默感，是生产者的幽默感。这种幽默、诙谐，大都包含着一定的思想内容，显示出农奴群众对他们所处的社会的态度，与有闲阶级的那种无聊的逗趣和庸俗的取笑，有看本质的区别。正因为如此，这种幽默感又往往是农奴群众轻蔑敌人，相信自己力量的乐观精神的流露。我们不妨再看看《单道叔叔上当》这则故事。起初，富翁指着阿古登巴的鼻尖说：“今天你能叫我上当便罢，不然，以后就夹起你的尾巴闭住嘴！”甚是嚣张。其实他蠢笨极了。阿古登巴随机应变地摆布他，他不明白；接着又很开心地提示他，还是不明白；直到阿古登巴骑着马跑后，他才知道真的上当了。故事主角愈是机智沉着，就愈表现得幽默诙谐，而他的对手也就愈显得痴呆可笑。在阿古登巴的幽默感中，一向闪烁着劳动人民的智慧的光彩，同时透露出劳动人民的乐观精神。这种幽默感，便是构成阿古登巴这个滑稽人物的特质。

总括起来看，藏族人民中间流传的这许许多多短小的故事、笑话，给我们塑造了一个机智风趣的农奴形象——阿古登巴。在他的身上，生气勃勃地表现出农奴群众的聪明才干和反抗压迫剥削的斗争精神。这是当时藏族人民的思想面貌的一个重要的、可贵的方面，也是故事主角阿古登巴之所以能够打动群众，鼓舞群众的地方。可以肯定地说，在藏族传统民间故事中，阿古登巴是个比较突出的具有反抗性的形象。以这个艺术形象作为中心人物，围绕他产生一批有相当社会影响的讽刺故事，显然是藏族民间创作中的讽刺文学，在思想内容方面的发展和艺术上的提高的一个标志。

请继续浏览：[1](#) [2](#)

原文链接：[点击查看>>](#)

文章来源：原载《民间文学》1965年第6期

凡因学术公益活动转载本网文章，请自觉注明

“转引自[中国民族文学网](http://www.iel.org.cn) (<http://www.iel.org.cn>)”。

专题[口头传统](#)的相关文章

- [家乡民俗学](#)
- [台静农：歌谣乡土研究的遗产](#)
- [民俗学家乡研究的理论反思](#)
- [“非遗”有望纳入国民教育体系 弘扬传统文](#)
- [\[姑丽娜尔\]维吾尔族民间话语的隐喻分析](#)

中国民族文学网



چۇڭگو مىللەتلەر ئەدەبىياتى تورى

جۇڭگو مىللەتلەر ئەدەبىياتى تورى
Curggoz Minzcuz Vwnzyoz Muengx